

# 黄鹤楼上北望中原，岳飞写下另一首《满江红》

武汉，见证了岳飞。岳飞，也深深影响着武汉。在这里，岳飞曾写下另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其所表达的报国志和英雄情怀，与《满江红·写怀》一脉相承，一气贯之。虽没能“直抵黄龙府”，也未能“再续汉阳游”，空将一腔报国志化为“潇潇雨歇”。然而，岳飞“精忠报国”的遗志却受到中国老百姓千百年来不歇的颂扬。



▲ 武汉黄鹤楼公园里的岳飞雕像。 本报记者皮曙初摄



▲ 武汉黄鹤楼公园里的“还我河山”石刻。 本报记者皮曙初摄

本报记者皮曙初、李思远

电影《满江红》热映，再次激起人们对南宋名将岳飞的热切讨论，激发对“精忠报国”英雄精神的无限崇敬。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被称为“英雄城市”的武汉，岳飞曾写下另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其所表达的报国志和英雄情怀，可谓与《满江红·写怀》（即“怒发冲冠”词）一脉相承，一气贯之。

## “一鞭直渡清河洛”

屯兵七年，四次北伐，驻防武昌是岳飞人生的高光时刻

初春，江城武汉，一场春雨过后，横亘武昌城区的蛇山愈发苍翠。逶迤的山脊之上，黄鹤楼公园东区一隅，一座高达8米的青铜雕像巍然屹立。身材雄壮的将军依马而立，左手持卷、右手勒缰，神情忧愤。

这是南宋名将岳飞的雕像。居于景区一隅，与稀疏的游人相应的是，很少有人知道，家喻户晓的岳飞与武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实际上，生在汤阴，葬在临安，被封为“宋岳鄂王”的岳飞曾在武汉长期驻军，并在武汉及其周围湖北江汉流域地区度过了他一生中抗金战功最卓著、成就最辉煌、英名最震撼的7年。

据《宋史》记载，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秋，伪齐刘豫政权在金的指使下，派叛将李成进犯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翌年，岳飞提出进讨李成、收复六郡的主张，并指出襄阳六郡乃是收复中原的基本，得到朝廷认可。

当年四月，岳飞奉命率军由江州（今九江）向鄂州（今武昌）挺进，继而一路向北，开始第一次北伐。经过约三个月的浴血奋战，至七月，成功收复襄阳等六郡。凭襄郢大捷之功，年仅32岁的岳飞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屯兵武昌。

武昌控长江、扼汉水，位于两江交汇之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其建城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孙权在此筑夏口城，后来名扬天下的黄鹤楼，就是夏口的军事瞭望台。

唐宋以后，当年的军事哨所已成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无数过客骚人登楼望江，极目远眺，面对滚滚江水、浩渺烟波、历历苍木、萋萋绿洲，或感叹时空无涯、天地悠悠，或怅惘白云黄鹤、神思驰骋，留下了“孤帆远影碧空尽”“烟波江上使人愁”等无数意境丰饶的诗篇。

岳飞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也是一位豪情满怀的诗人。第一次北伐的成功，更加激发他收复中原故土的雄心壮志，也激起他对故国山河遭人蹂躏的沉郁悲愤之情。一日，登上黄鹤楼，凭栏北望，低云霏霏，江河呜咽，岳飞深感切肤之痛、锥心之伤，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镞。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鹄。”

第一次北伐成功，岳飞认为收复中原时机已到，于是上书朝廷，奏请“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唐宋词鉴赏辞典》中喻朝刚认为，本篇可能为作者此时登黄鹤楼的抒怀之作。

历史学家考证，自1134年至1141年，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的岳飞在武昌驻屯水步骑三军前后长达7年，并将帅府设在今黄鹤楼下的武昌司门口。

正是以此为根据地，力图收复河山失地的岳飞又发动了功勋卓著的几次北伐战争。绍兴六年（1136年）七月和八月间，岳家军第二次北伐，成功收复商、虢等州。同年十一月间，岳飞再次北伐，稳固了对商州等地的控制。

绍兴十年六月、闰六月和七月期间，第四次北伐，岳家军成功打到旧都开封附近，进军朱仙镇。就在收复旧都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宋高宗连发12道金牌令，召岳飞班师回朝。第四次北伐功亏一篑，岳飞悲愤长叹：“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被召回后，收复的河南失地再次沦陷，但岳飞还是基本实现了‘一鞭直渡清河洛’战略构想。”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光艳说。“四次北伐，屡建奇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全明说，在此期间，武汉成为岳家军誓师北伐的大本营、精忠报国的大后方。岳飞在这里设立帅府、建造军营、训练部队、组织北伐，最终实现了辉煌的战绩。“驻军武汉的这7年，是岳飞短暂的39年人生中建功立业登峰造极的7年，也是岳飞一生中抗金战功最卓著、成就最辉煌、英名最震撼的7年。”

##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武汉见证了岳飞壮志未酬的愤懑，也见证了英雄精神的炼成

作为民族英雄，岳飞抗金的故事家喻户晓；作为民间传说，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典故妇孺皆知；作为诗人，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耳熟能详。“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样气壮山河的豪迈诗句，恰如一篇慷慨激昂的战斗誓言、行前动员令。

一般认为，《满江红·写怀》大约作于绍兴初年。其时广大军民奋起自卫反击，金兵连连受挫，驱逐敌寇有望，岳飞等有志之士对还我河山充满信心，豪情满怀。

岳飞屯兵武昌，打造了一支岳家铁军。王光艳说，在武昌，岳飞设立步兵、骑兵、水军等各兵种的专门训练场，进行军事训练，至今武汉保留岳飞训练军队、生活起居以及后人纪念岳飞

的遗址遗迹数十处，展现当年岳飞在这里厉兵秣马、重振河山的壮丽图景。

据说今天武昌岳家嘴就是当年岳飞在沙湖操练水军之处。在这里，岳飞训练了一支强大的水上部队。史载“鄂渚水军之盛，遂为沿江之冠”。

今天，在距武汉市区不到百公里的黄石铁山，有一座百年老矿大冶铁矿，是张之洞掀起洋务运动、创办汉冶萍公司之时所建。当地学者研究认为，大冶铁矿的开采其实可以追溯到岳飞屯兵之时。岳飞命士卒在大冶一带劈山开矿，置炉冶铸，经反复锻造，制成“大冶之剑”，武装将士，锐不可当。

《宋史》记载，岳飞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他有一条治军铁律，即“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在严明的治军方略之下，岳家军坚不可摧，以至金军中流传一句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然而，精锐的“大冶之剑”和岳家军，终未能实现岳飞还我河山的壮志。“外与强敌厮杀，内与奸臣角力，心力交瘁，十年之力，最终废于一旦。”王光艳说，武汉的7年，见证了岳飞壮志未酬的愤懑。

除了《满江红·写怀》《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两首词外，岳飞还创作了《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等多首诗词，抒发内心郁闷忧愤心情。“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至此，岳飞已深感有心无力，只能叹息。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准备议和。宋廷乘机打压手握重兵的将领，坚决主张抗金的岳飞首当其冲。在被解除兵权、诬陷入狱后，于1142年1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与长子岳云、部将张宪一同遇害。

武汉岳飞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岳达介绍，岳飞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既饱受寒光照铁衣的征战艰苦，又遭受无辜被害的冤屈；他想联合起义军一起抗金，朝廷却要求他去镇压起义军；他想收复失地还我河山，朝廷却为了苟安求和，使他受诬陷而死。他的一生又壮怀激烈，既有对于朝廷昏庸软弱的无奈和悲愤，也有对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和抑郁。

岳飞虽然背负罪名而死，但民间对他的爱戴和奉祀不减。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降旨为岳飞平反，“追复原官，以礼改葬”，沉冤终于昭雪。后在荆湘转运使赵彥博奏请之下，在鄂州（即武昌）为岳飞建庙，宋孝宗亲赐额名“忠烈”。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岳飞被追封为鄂王，故忠烈庙又称岳鄂王庙。可惜后来毁于兵乱。

今天，武汉黄鹤楼公园内的岳飞亭（岳武穆遗像亭），有长幅楹联：“撼山抑何易，撼军抑何难，愿忠魂常镇荆湖，护持江汉雄风，大业先从三户起；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奉议论复兴家国，留得乾坤正气，新猷端自

四维张。”正是这位民族英雄一生忠肝赤胆的写照，也是英雄精神常驻武汉人民心中的写真。

据资料记载，岳飞亭始于1937年为激励民众抗日斗志而建。当时抗日群众团体在清理岳王庙残圮时，发现一尊明万历十年（1582年）镌刻有岳武穆遗像和云南太和人张翼先所撰四言像赞诗的青石碑，于是筹资建亭，置碑于亭中。1981年，武汉市重修岳飞亭，并立岳飞铜像。

岳飞虽没能“直抵黄龙府”，也未能“再续汉阳游”，空将一腔报国志化为“潇潇雨歇”。然而，他“精忠报国”的遗志却受到中国老百姓千百年来不歇的颂扬，成为民族精神中世代传承的力量。

##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鹄”

岳飞精神融入武汉城市血脉

武汉，见证了岳飞。岳飞，也深深影响着武汉。如今的武汉，遍布岳飞的印迹。

岳达说，岳飞在征战沙场戎马倥偬之余，其足迹遍布今武汉的山山水水。而且在岳飞故去的数百年间，武汉人民一直怀念岳飞，不断兴建和命名了一大批与他有关的文化建筑和遗址。在今武昌、汉阳等地，历来分布有岳飞及其率领的岳家军等留下的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

除了武昌蛇山上的岳飞遗像，还有今司门口九通商厦处的岳飞帅府、忠孝门、武昌岳王庙、汉口岳飞街、洪山的岳松岳梅，汉阳的报国寺、报国庵、冰糖角、马龙湖、屯甲村等。

据张全明统计，在今武汉市武昌城区与汉阳城区等地，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异实同，或一事多名、一事多地而大致能确定其具体地址，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岳飞文化遗址或遗迹约有近50处。

这些遗迹，有的至今有实物遗存，有的空余地名。岳飞至孝，1136年，岳母姚氏病亡于鄂州岳王庙，岳飞率子岳云跪足扶柩出武昌城小东门，至庐山安葬欲守孝终制，后人因此把小东门改称忠孝门。至上世纪初拆除旧城时，连接忠孝门的街道被命名为忠孝门，至今沿用。沙湖东边岳家嘴原是岳家军水军基地，如今高楼林立，高架桥纵横，昔日震天的操练声消逝，化作滚滚车流。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樊志宏说，沧海桑田，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遗迹遗产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不再为今天的武汉人所知。但时间的沉淀，也让岳飞与武汉融为一体，并深深嵌入城市历史文化血脉之中，与武汉的城市精神融为一体，无形中为武汉这座英雄城市增添了丰富的城市内涵。

2020年疫情肆虐之际，武汉全城发起一场同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的“武汉保卫

战”。“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的声音响彻，不仅让武汉人民、湖北人民信心倍增，也让全国人民精神振奋。

英雄的城市，必有英雄的举动、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历史。英雄的背后，也必定深藏着一个城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文化基因。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吹响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号角。这是一场血与火的斗争，“官佐身先士卒，士兵浴血奋战，工农土商手执利器，亦拼死沙场”。在其后的阳夏保卫战中，万余名革命官兵付出生命。有辛亥首义纪念碑文记曰：“河山浩气，星芒失色，英勇悲壮，光炳日月，令树旌碑，永志忠烈。”

1938年，日军集结重兵从东、北两个方向进犯武汉。那时的武汉已担当起中国抗战临时首都的重要角色，一时间，“保卫大武汉”的誓言响彻全国。110万将士在鄂豫皖赣为保卫这座伟大的城市而浴血奋战。从6月到10月，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歼敌25.7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今日武汉三镇，遍布着难以计数的英雄遗迹，每一处都在述说着铁骨铮铮的过往。

两江三镇，九省通衢。正是由于地处两江交汇的特殊位置，武汉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灾难搏斗的英雄史，一次次在洪水等各种灾难中经受磨难，又一次次在与灾难的斗争中奋勇向前。

1954年夏天，武汉关水位达到有水文纪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武汉全民抗洪，青壮年劳力全部上堤，28万抗洪大军日夜坚守，历时100天，百年不遇的长江特大洪水终于屈服。

1998年，8次洪峰接连相逼，武汉关水位持续上涨，危急时刻，百万军民严防死守，在最危险地段竖起2000多块“生死牌”，在一次次抢险中立下5000多张“军令状”。

每当回看“生死牌”“军令状”，总让人眼前浮现当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场景，耳畔犹响严防死守、人在堤上的激昂誓言；也总会让人感慨，有这种无畏生死、敢打敢拼的英雄气概，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樊志宏说，岳飞运筹帷幄，厉兵秣马，兴师北伐的赤诚史诗，与楚国八百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历程，与武昌首义、武汉保卫战的同仇敌忾，与抗洪、抗疫斗争的众志成城，一起构筑了内涵丰富的荆楚人文精神，滋养激励武汉成为一座有血性担当、能拼搏进取、敢创新求变的英雄之城。

随着电影《满江红》的热播，关于岳飞的武汉记忆也正在被唤醒。

王光艳说：“秉承岳飞精神的显性基因，是武汉这座英雄城市不容忽视的必然片段。我们正在进一步加大研究，传承弘扬岳飞精神，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岳飞精神，使之实现价值的当代呈现。”

（上接10版）沿着石块铺设的路面走进陇夏苗寨，路边檐下晾晒着摊开的麻秆，其撕剥下来的麻丝经过古老纺车横编竖织成了厚实的麻布，经过苗家女子的一双巧手配以蜡染细白布，便可缝合成别致的苗装。

“在箐苗社区，女孩五六岁就要学绣花，八九岁便操持着学蜡染。”陇夏生态博物馆工作人员付炜介绍说。箐苗妇女“好五色衣服”，穿色彩斑斓的百褶裙，特别是原始古朴的彩色蜡染艺术，一直保留到今天不变。妇女们纺纱织布、蜡染、挑花刺绣艺术变成服饰上极其丰富的图案、线条和种种象征、象征的符号，从中可以读出民族迁徙过程、重大事件、神话传说等，构成了箐苗文化的重要内容。

20多年来，许多本地人不遗余力参与到梭戛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付炜便是其中之一。早在2011年，他便与梭戛生态博物馆结下缘分。当时，六枝特区委宣传部、文化馆与梭戛生态博物馆合作，参加贵州省举办的原生态唱法比赛，在六枝特区文化馆工作的付炜多次来到梭戛采风，参与编排箐苗原生态歌舞剧《果山果者》。“果山果者”

在苗语中意为“我爱我家”，后来多次在国家级、省级比赛中获奖。

梭戛独特的风土人情令他十分着迷，2021年，付炜主动申请，借调到梭戛生态博物馆工作。付炜走村串寨，在箐苗社区搜集遗留下来的文化碎片，有不少惊艳的发现。

“苗族为了躲避战乱，几次大迁徙，因此苗歌的曲调大多低沉委婉，但箐苗就不同，他们的女声高亮。”付炜说，“这可能和箐苗妇女勤劳、乐观的性格有关。”

“苗家的美酒，等着你来喝，苗家的歌哟，等着你来唱，苗家的笙箫，等着你来吹呀……”付炜哼唱起自己在梭戛采风创作的歌曲《苗山古寨等你来》，陶醉其中。

## 变与不变

梭戛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依山而建，院落不大，石子小道原始古朴，最有特色的是木草屋顶的房屋，借鉴当地传统民居风格建造，置身其中仿佛进入童话世界。

“仿佛石漠化严重，山顶几乎不长草，现在

草木郁郁葱葱，一方面是政府开展退耕还林，另一方面，群众的环保意识也在增强。”梭戛生态博物馆馆长罗刚说，“每年前来参观的国内外游客有七八万人，今年正月初十跳花节，一天就来了上万人，村子里的道路水泄不通。”

生态博物馆让梭戛出了名，村民们接触到外界，纷纷外出打工，村里江浙牌照的私家车多了起来，但外面的世界也给山里带来了冲击。

2014年，高兴村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罗刚当时敏锐捕捉到寨子里的一个新情况：年轻人纷纷跑出去打工，家用纺纱机、织布机损坏后丢弃，会纺线织布、制作箐苗服饰的人越来越少。

“我向贵州省文化厅、六枝特区政府申请经费，专门做了50套纺纱机、织布机，免费分发给寨子里的村民，要求会制作箐苗服饰的妇女，必须把技艺传授给家里其他的年轻妇女，目前高兴村4个寨子共有200人会纺纱织布了。”罗刚说。

高兴村党支部书记王兴洪的妻子是箐苗服饰的非遗传传承人，家里开了一个箐苗服饰加工坊，但一直很难招到工人。“这几年村里会纺纱

织布的妇女越来越多，我招了6个人，年前做了1000条裙子和100件男上装，售价不便宜，全卖光了。”王兴洪说，“看到我家生意红火，村里有20多人来我家量纺车、织布机的尺寸，找木匠订做，也想发展服饰产业。”

梭戛的传统民居主要有木结构草顶房、土墙草顶房和石墙草顶房三种，令罗刚遗憾的是，传统民居早已不能满足年轻人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村里新修的房屋全部是砖混结构，高兴村的传统民居基本消逝。

罗刚向贵州省文化厅申请保护经费，对高兴村仅剩的10栋传统民居进行修缮，力争留住原貌，“看到这10栋房子，便想到梭戛的过去，算是保留一点文化的记忆吧。”

“由于梭戛长期处于经济社会封闭的状态，所以它的文化保留了原汁原味，但随着它与外界联系的不断加强，传统文化保护与生活质量改善之间如何达到最佳平衡，挑战可能比其他地方显得更加突出。”安来顺说，“从研究者的角度，作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第一块‘试验田’，它丰富了国内、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研究的‘工具箱’，是一次宝贵尝试，纵然在

现实中有这样或那样不如人意之处，我们也不应否定它的探索价值，可以说是瑕不掩瑜。”

在梭戛本地人眼里，梭戛生态博物馆是一块“金字招牌”，为当地带来了人流、物流，前景是美好的。正在建设中的纳晴高速将在梭戛建设高速出口，通车后将为当地带来前所未有的交通区位优势。

“老百姓们知道，梭戛的生态和文化都是财富。”王兴洪说。陇夏逸夫小学不仅设立了刺绣、三眼箫、芦笙舞等特色社团，邀请非遗传承人进学校，村里还和生态博物馆合作，培养箐苗服饰制作、三眼箫演奏、民族歌舞表演等人才，“等高速一通，大量游客进来，有表演可看，有服饰可买，群众不用出去打工，在家开手工作坊、办民宿，日子不愁过得更好。”

“地处乡村的生态博物馆的意义在于，将文化遗产留在当地，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同样值得被珍视。”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潘守永说，“在各方利益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将文化遗产与旅游、文创等产业相结合，保护的同時加大科学化利用，将是生态博物馆的未来发展方向。”